

宁肯文集

VOL.3 小说

“当代文坛刺客”宁肯
创作40周年纪念版

三个 三重奏

宁肯

宁肯文集
VOL.3 小说

三个 三重奏

宁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个三重奏/ 宁肯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9

(宁肯文集)

ISBN 978-7-5321-6672-5

I. ①三… II. ①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第130271号

发 行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谢 锦

美术编辑: 钱 祯

书 名: 三个三重奏

编 著: 宁 肯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346,000

印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672-5/I · 5318

定 价: 49.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13817973165

在完美的罪行中，完美本身就是罪行，如同在透明的恶中透明本身就是恶一样。不过，完美总是得到惩罚：对它的惩罚就是再现完美。

——鲍德里亚 《完美的罪行》

序曲	001
0 一	006
1 二	013
2 三	019
3 四	031
4 五	038
5 六	044
6 七	049
7 八	060
8 九	073
9 十	082
10 十一	090
11 十二	096
12 十三	105
13 十四	113
14 十五	122
15 十六	129
16 十七	141
17 十八	150
17 十九	158
19 二十	165
20 二十一	172

21 二十二	181
22 二十三	191
23 二十四	198
24 二十五	203
25 二十六	214
26 二十七	238
27 二十八	244
28 二十九	257
29 三十	267
30 三十一	278
31 三十二	286
32 三十三	297
33 三十四	306
34 三十五	313
35 三十六	323
36 三十七	331
37 三十八	337
38 三十九	344
39 四十	368
40 四十一	376
41 四十二	388

42 | 四十三 394

43 | 四十四 408

后记 422

序曲

几年以前，我有过一段走出书斋的经历。有九个月的时间我告别了书、电脑、轮椅、茶，过了一段铁窗生活。我不是犯人，只是有人提供特别方便，我在死刑犯中生活了一段时间。我见识了从未见过的过去想也没想过的看守所、审讯、行刑队、注射车、器官捐献，诸如此类。总而言之，我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我对看守所着了迷，以致后来有点习惯了死囚牢的生活。如果不是我的强有力的朋友（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出了点事儿——他在部里分管监狱工作，是这个系统具体的顶头上司——我着迷的时间可能更长。我交了一大批死刑犯朋友，九个月时间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断断续续，总是没个完。我不能送走前面不顾后面，这样既不公平也不道德，也有违于一个准神职人员的工作。死亡没有临终关怀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我觉得有人应承担起这项工作。我不能说我做得有多

好，但确实有为数相当多的死刑犯经过与我的促膝交谈对来世产生了希望，我的抚慰不敢说超过了僧人、牧师或类似的人员，但也差不多，有些方面我做得更好一点。我给他们阅读、讲故事，或是听他们讲自己，讲一生。我答应将他们写进我未来的书里，许多人因此把我的书当成他们的天堂，坚信死后将继续活在我的书里。我的承诺代替了天堂的承诺，很多人因此得到了救赎，即使没有也大大减轻了对死亡的恐惧。

但是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把我搞糊涂了，我在狭窄的有铁栏杆的过道上看到我的强有力的朋友被押解着，从铁栏杆那边走过来，前后都有人。那种前呼后拥、众星捧月的架势让我非常不解，又十分吃惊，我的强有力的朋友气宇轩昂，目光冷淡，不可一世，虽然穿着囚衣但仍好像是顶头上司。他没戴手铐，没跟我说话，只是瞥了我一眼，好像完全不认识我。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他的不可一世的目光中获知：我得离开了，否则可能就出不去了。

我明白了什么，又彻底糊涂了。我一刻也没多停留，没和任何朋友告别，没有握手、拥抱、难舍难分，只是一个人悄悄溜回了书斋。

因为惊恐、不安，许多天我在书斋里发呆，好像我和我的强有力的朋友有什么牵涉。完全没有。不错，因为他，我在看守所享有特权，但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行贿或受贿那种让人产生联想的关系，我们根本用不着。事实上倒是他送了我一些东西，像照相机、录音笔、摄像机、纯皮公文包之类。它们都是名牌，进口货，价格不菲，但这可以反过来构成贿赂罪吗？另外，我在死囚牢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没有参与器官摘除、买卖，没有一个死刑犯因为我而改判死缓或无期或有一丝一毫的脱罪，最多也不过是让更多的死刑犯多活了几天，实在是因为有的死刑犯有话没说完，至少应让他们说完话，我觉得。我觉得晚几天行刑应该不算什么，就算晚上半个月也不该成为问题。

但我还是感到非常不安，我的强有力的朋友从我身边走过的样子总是挥之不去，印象太深了。另外，我对我的书斋已感到非常陌生，差不多像一开始走进看守所一样陌生，两种陌生让我闹不清自己是离开了还是又回来了。许多天我不理发，不剃须，不洗脸，不换衣服，更不消说洗个澡。我一直穿着在看守所就穿的衣服，在我的书斋里它差不多就是“号衣”。我的那些书也像囚徒一样，在书架上待得太久了，我待在它们中间和尘封多年的书别提多相似了。

我的书斋，称得上一个小图书馆，有大小十来个书架，其中有十一个顶到天花板，有固定书梯和可移动书梯。我的轮椅同时还是一个可升降书梯，我手摇轮椅，在书斋中默默穿行，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书和书架布满了差不多一年的灰尘，许多天凡是我活动过的地方，比如取一本书或挪动一本书，都留下了类似小动物才有的痕迹，一些可能是我胳膊肘蹭过的边沿看上去也十分微妙，仿佛天坑。有一部分书架环形摆放，我在中间就像一只不大不小的蜘蛛，随时能到达任意一点。孩提时代我的理想就是住在类似蜘蛛网的图书馆，现在借助四周的镜子我差不多做到了，它们相互重复，无限扩大，我常常分不清哪些是镜子里的书，哪些是真实的书。有时我觉得自己走进了镜子好几天都出不来，并且看到许多个自己。是的，为了免于孤独，也为了更像是图书馆，我装了许多镜子，甚至就连过道也装了镜子。我可以在任何角度看到自己，太多的角度都有一个坐着的自己。

即使在工作台上，我也是更多时候坐着轮椅而不是靠背椅阅读、写作、喝茶或咖啡、听音乐。工作台在阳台上，像个书吧，有两台电脑，一台是笔记本，一台是台式。靠边是一台老唱机，带喇叭，仅是装饰，从没放过音乐，但也总像放着时间的音乐。有各种杂志，唱片，光盘，咖啡。天气偶尔会在一场大风之后特别好，有时我会坐在轮椅上的阳光中小睡

一会儿，做一些梦。

我多次提到轮椅，但是我并非残疾人，我只是一个酷爱轮椅的人。轮椅方便了我书架间快速穿行，此外我说过轮椅配备了可升降的铝合金梯，我随时可以在梯子上查阅那些接近房顶的书。有时我想要是有电动可升降轮椅就好了，那样我手指一按，整个人就随着椅子升起来，像科幻片一样。这种事也只是想想而已，即使伟大的霍金怕也难以做到。隔段时间我就要爬到高处对书籍做一些调整，把受到冷落的书往下放放，让低处的书上去。常常我就像玩一个人的游戏，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站在梯子上，看到镜子中的自己，镜子对面还有镜子，我看到无数个自己，奔跑的自己，台阶一样的自己，无限变小，直到镜子筋疲力尽……有一天我看到我穿上了当年的号衣，多么的恍惚，不知道几年时间忽忽就在镜子中过去……我觉得是时候了，是该讲讲我的那些已经死去的朋友了。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我的强有力的朋友也就是我的老同学杨修判了死缓，至“死”他也没提送我的那些昂贵的录音笔、照相机、公文包。这些我都保存得好好的，本来随时预备交上去。

但我要讲的不是杨修，或者主要不是他，我和他没什么可说的，倒不是因为我是胜利者他是失败者。不存在这回事。没有个人的胜利，也不存在个人的失败，我们都被某种桎梏束缚着，无论多么不同我们都是同时代人。因此我愿更多地讲讲别的朋友——那些死去的我曾承诺过的朋友。我知道他们期待着我，期待着成为我房间里的一本书。当然有些朋友我只会简单提到，他们无法单独构成一本书，但可以在别人的书中活着。比如有一对吸毒又贩毒的夫妇，所有的罪都是相同的，他们要求手牵手伏法，行刑人员满足了他们。我看到男人倒下时女人挽住了丈夫，行刑人员给了他们一点点时间差。

大多数人不了解行刑人员，很多时候他们是很有同情心的，他们总是

尽量满足死者的要求。我还见过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行刑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刑场；第二次是在火化间。到火化间时他突然醒来，慢慢坐起，发出了类似猫叫的声音。当时我和所有人都吓坏了，以为他死而复生，但行刑官见多识广，什么也不信，叫来了法医。法医做了检查，原来子弹斜着射入年轻人的脑枕骨，擦过硬脑膜动脉越过脑干从嘴里射出。这地方是大脑与小脑连接处，子弹只伤到了小脑，心还在微弱跳动，经过从刑场到火葬场的颠簸，到了火化间，年轻人慢慢苏醒过来。年轻人的父母一齐给行刑官跪下，父母亲恳求行刑官：“自古死犯，一刀折罪，他已死过，就饶过他吧……”行刑官没有任何犹豫，命令二次行刑。法警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领命，他们也是有敬畏的。行刑官命令抓阉儿，抓到谁是谁。抓到“阉儿”的年轻法警瞬间眼底充血，把枪顶上膛，装进裤兜，没二话，进了火化间。我的年轻的发着猫叫的朋友想要下来，法警对着年轻人和蔼地说，他要检查一下伤口，让年轻人躺下。年轻人乖乖躺下，法警对准没有血的嘴连开两枪……

奇闻异事太多了，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充斥着奇奇怪怪与死有关的事——直到我的强有力的朋友杨修也走向这里，一切才戛然而止。现在我多少理解了他那种冷淡的毫无内容的又不可一世的目光，我不知道下面我要讲的两个朋友同他这种目光有什么联系，我倾向于有，但无论如何不太一样。

他叫杜远方，他的故事或许可以从楼梯开始：步履，重重的皮箱，我们看到皮箱在上楼，暂时还看不到他的全貌，只能看到腿，楼梯，灰色长外套，听到沉重但从容的爬楼梯声。这是一幢多层老式楼，没电梯，楼内墙皮剥落，过道堆放着各种杂物：纸箱，鞋盒，饮料瓶，自行车。自行车为防丢失锁在铁栏上。虽然整体杂乱，但卫生打扫得很干净，几乎看不到尘土。

杜远方提着沉重的皮箱上到了四楼，轻轻敲门。敲了若干次才敲开。刚才隔着“猫眼”，现在两人直视对方，杜远方报上自己的姓名。

“我能看看您的身份证吗？”

杜远方看着女人，这儿又不是旅馆还要身份证？似乎在问。但女人的目光坚定，杜远方慢慢地解开考究的长外套，从里面的西装口袋拿出一本

驾照，自己先看了一下，交给女人。

“身份证在箱子里，这个可以吗？”

“要是旅馆，必须看身份证。”女人看着驾照，看了一会儿，又打量了一下杜远方，“我以为我弟弟又撒谎了，看您的驾照他这次没有，不过您的确不像六十九岁的人，我弟弟李平说来的是一位老人，我不得不看看您的身份证。”

“我染了头发，不然就是一个老人。”

“您不该染。”

相视片刻，女人闪开身，请杜远方进来。杜远方收起驾照，提着沉重的硬壳旅行箱从女人身边走过。箱子很高，里面显然满满当当的，一般的人可能都提不动，不过对于杜远方高大笔挺的身体反而倒有些恰如其分，似乎他的身材就该拎这样高大的箱子，小箱子会有些不恰当。正如女人所惊讶的，杜远方的确不像六十九岁的男人，甚至也不像六十岁的人，从体态到目光完全是常打高尔夫、保龄球的中年男人。保养得很好。如果没有某项健身运动不会有一种从里到外的健壮，加上西装革履，一顶鸭舌帽，几乎有悬疑电影中的效果。事实上如果单看五官，杜远方并不俊雅，脸圆、过于饱满、泛着与目光不相称的红光，如果不是板型很好的衣着，如果是通常的夹克衫，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会是一个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家伙。但是考究的一丝不苟的西装改变了他，目光改变了他。

他放下皮箱，坐在沙发一角，没脱下外套，似乎是暂坐的样子。

如果女主人热情接待，外套应该立刻脱了，帽子也该摘了，或者女主人应该请求这样。但都没有，帽子与外套提示着两人的紧张关系。若是电影镜头这时可以强调一下冰冷的帽子、外套，女人倒水时的冷淡与无动于衷。当然，这之外还有些东西，他们都不年轻，都是过来人，经历了太深刻的东西，表面的冷淡与敌视是毫无疑问的，但并不说明什么，是成熟男

人女人应有的。

女人四十岁上下，一脸风霜，身材很好，是个小学教师，严谨与风韵犹存同时对立地存在于举手投足间。最初女人的弟弟李平介绍杜远方来这里，女人不同意，“我一个单身女人怎么能让一个男人住进来？开什么玩笑？”李敏芬回绝了弟弟。李平死乞白赖恳求，说杜远方这人对他多么重要，但直到李平介绍说杜远方是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李敏芬才勉强同意了。因为无论如何弟弟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而她也正供着女儿读大学，何况又是个白发老人，应没什么男女之妨。应该说答应下来一直挺高兴的，有一种收入的安全感与性别上的恰如其分，因此女人一直以迎接一个老人的心态迎接来人，没想到在“猫眼”里就发现有点不对，打开门，完全是一个壮硕笔挺的中年男人。

必须看看身份证，而且——对这样的男人不必客气。

李敏芬没给杜远方泡茶，只用纸杯倒了一杯纯净水，一般性地问杜远方是否吃过饭，杜远方没有回答，既然不回答女人也不再问，直接介绍房间。敏芬住的是一套普通的两居室，厅不大，一组布艺沙发，一面电视墙，墙上有些黑白照片。电视旁一个透明鱼缸，鱼永不停息地在有灯照耀的翠绿水草中游动。黑白照片有种幽暗的过去时光的感觉，而鱼缸的亮度有些扎眼了，有些格调但又不太协调。已是晚上八点多钟，天不算晚，不过这个北方的沿海城市天一黑就显得很晚，街上没什么人，也没什么车，街灯将主要街道照得很亮，看上去像个大城市。

杜远方以前来过这个靠海的城市，甚至在这个城市开过会，但夜晚进城还是第一次，自己开车更是第一次。李平把地址写得很详细，杜远方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小区没有保安、大门，停车毫不困难，女人的楼下就有车位，但杜远方还是将车停到了另一个楼前。那儿有两辆车，加上他的一辆显得自然一些。停好车后就像我们常在电影中

看到的，杜远方先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看了看周围环境，觉得没有任何不正常迹象，才下了车关上车门从后备厢拎起很重的皮箱往回走，到刚才确定的楼门前，那时杜远方再次习惯性地看了一下四周，确定无人，才慢慢爬上了四楼。楼的一、二层与第三层的灯都不亮，他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上楼，但是到了第四层突然亮起，倒让杜远方一惊。他警觉地停在楼梯门前，因为有时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瞬间，某种东西突然就等在这里。但是灯只是灯，没问题，不过是这层楼的灯保护得好些。杜远方打开楼梯门，到了要敲的门前。很普通的铁栏防盗门，已有些年头，干净，斑驳，杜远方记不得有多久没到过这样寻常的民居了，而且还提着箱子爬了四楼。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这么普通的地方对他作为房客的隐居再合适不过了。这儿包括整个小区普通得像汪洋大海——汪洋大海对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找到他像海底捞针。

他对女人其实印象颇好，只不过完全没有表露出来。女人穿了一件暗红色宽大的羊毛衫，有些空荡，胸部不错，身体稍动即有动感，不太多见。显然这个女人的风韵更多体现在身材上，而且显然她自己也知道。至于神态之冷，通常冷是这类女人习惯性的铠甲，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不经历太多的东西？不冷？冷既是她们受过伤害的反应，同时又仍是她们吸引人的不变的本能。她的宽大衣裙与其说意在掩饰身体，但转身之际则更像是一种展示。杜远方虽说一生惊涛骇浪阅人无数，但从这个女人身边走过，还是感到某种逼人的难以抑制的东西。特别是当女人让开时，一个妙不可言的手势，瞬间的动感，简直就是一种挑战。他没有躲闪，几乎碰到，或者，已经碰到了。必须碰到。过道很窄，他又身材霸气，碰就碰到了。他知道，别的不说，至少那一“点”对女人是致命的，他似乎一上来就明白告诉女人你将是我的。当然了，杜远方也可以绅士地面带微笑示意女人再稍稍让开一点，然后走过。这又是另一种风度。哪一种风度更好

呢？他选择了前者，也就是本能。他无法不选择本能，知道有时本能更好。

女人居然没什么特别反应，脸都没红，似乎见得太多了，无所谓，这倒让杜远方有些惊讶。根据以往的经验碰到女人的敏感点无论如何女人都会有本能的脸红，而这个女人没有，倒是个难点。但也更有某种可能，双重的对立的感觉让只想隐匿不想有任何作为的杜远方产生了某种有点难以遏制的斗志，而且因为这种斗志他再次感到自己一种存在方式的可能。

是的，以往，他想，没有他征服不了的，无论是使用他的身体，还是身体之外的资源——这两者在他事实上是分不开的。杜远方接过纸杯时注意到女人的下巴有颗锐利的黑痣，那种锐性与女人低调的目光有种一致性，他喜欢这种一致性，太好了，他在放下杯子时对自己说，有点意想不到，或许天赐也未可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太好的理由，他的心安了。当初李平介绍自己的姐姐是单身、小学教师、女儿在北京上学，而李平的其貌不扬让他完全没对女人有任何想象，倒是小学教师的职业让他有种莫名的尊敬，他觉得他就适合隐身于小学教师家里：有点文化，见识不多，乏味，但干净。

杜远方要在这儿至少待到半年以上，甚至一年。之前杜远方还有点发愁是否能坚持这么久，现在他感到释然。他有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李敏芬，李平，难以想象是姐弟俩，几乎没一点相似之处，这个家怎么会出一个李敏芬这样的尤物而又会有一个歪瓜裂枣的李平？还真得感谢李平，过去他给李平发财的机会给对了。一个人就是要多布些点，不知何时有用。杜远方一边想着一边淡漠地听敏芬以教师的口吻介绍情况，以无动于衷对无动于衷，都掩得风雨不透。敏芬介绍了卫生间，浴室，洗发露护发素，沐浴乳，都是一般老年人用的牌子，显示女人做了精心准备。杜远方